

春

渚

紀

聞

據明影宋尹家書籍鋪刊本校

春渚紀聞

涵芬樓藏版

春渚紀聞目錄

韓青老農何 蓮 撰

卷第一

雜記

木果異事

祐陵符兆

定陵兆應

夢宰相過嶺四人

兩劉娘子報應

亂道侍郎

烏程三魁

丑年世科第

張無盡前身

坡谷前身

李偕省試夢應

馬魁二夢證應

貢父馬謔

種柑二事

元參政香飯

楊文公鶴誕

了齋排蔡氏

姚麟奏對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生魂神

卷第二

雜記

天繪亭記

赤天魔王

二富室疎財

后土詞瀆慢

吳觀成二夢首尾

風和尚答陳了齋

畢斬趙諗

霍端友明年狀元

沈晦夢騎鵬搏風

預傳汪洋大魁

黃涅槃識語

夢中前定

銀盤貯首夢

金剛經二驗

金甲撞鐘夢

龍神需舍利經文

龍蛻放光

瓦缶冰花

正透翔龍犀

劉仲甫國手碁

祝不疑奕勝劉仲甫

張鬼靈相墓術

謝石拆字

雍邱驅蝗詩

中雷神

卷第三

雜記

乖崖劍術

楊醇叟道術

王樂仙得道

昭蛇出虱身輕

翊聖敬劉海蟾

噓氣燒腸

仙丹功効

居四郎丹

孫道人尸解

綦革遇三皇闕宮

仙桃變人首

聖和尚前知

張道人異事

雀鯁蛇蟹之異

牛王宮餽飯

殯柩者役於伽藍

魚菜齋僧

挽經牛

鱖蚌黑鯉見夢

懸豕首作人語

卷第四

雜記

宗威愍政事

膠糴取虎

銅章異事

死馬醫

鹽龍

宿生盲報

馬武復得妻

僧淨元救海毀

受杖准地獄

古道者披胸然臂

花木神井泉監

磨刀勸婦

紫姑大書字

夢鱸

謔魚

龔正言持鉢隨堂

繪象答語

花月之神

施妳婆

孫家呂媪

卷第五

雜記

章有篆字

唐子西論史

玉川昌黎月蝕詩

明皇無心治天下

古書託名

畫字行碁

瓶酒借書

定武蘭亭敘刻

鄒張鄧謝後身

李朱畫得坡仙賞識

精藝同一理

陳涂共爲冥吏

天尊賜銀

撞鐘畫像作追薦

張山人謔

酒謔

木中有字

隴州鸚歌

野駝飲水形

卷第六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后山往杏園

坡仙之終

鄒陽十三世

紫府押衙

裕陵睽賢士

墨木竹石

裕陵惜人才

著述詳攷故實

書明光詞

論古文俚語二說

題領巾褰帶二絕

營妓比海棠絕句

太白胸次

賦詩聯詠四姬

樂語畫隸三絕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牛酒帖

饋藥染翰

寫畫白團扇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觀書用意

筆下變化

馬蹶答問

蘇劉牙謔

回江之利

翰墨之富

龍團稱屈賦

贗換真書

卷第七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冬瓜堰詩誤

作文不憚屢改

司馬才仲遇蘇小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趙德麟跋太白帖

暨氏女野花詩

王子直誤疵坡詩

柳弗字異

穿雲裂石聲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徐氏父子俊偉

關氏伯仲詩深妙

雞人唱曉夢聯詩

夢讀異詩

熙陵獎拔郭贄

顏幾聖索酒友詩

米元章遭遇

何張遺句南金錄

李媛步伍亭詩

漁父詩答范希文

王林梅詩相類

蘇黃秦書各有僻

罵晉詩對

陸規七歲題詩

辨月中影

兔有雄雌

詩句七十二取義

花色與香異

後山評詩八

卷第八

雜書琴事

附琴歌

辨廣陵散

六琴說

古琴品飾

古聲遺製

叔夜有道之士

明皇好惡

蔡嵇琴賦

擊琴

有道之器

聞絃賞音

琴趣

焦尾

雷琴四田八日

煙香自有龍麝氣

陳瞻傳異人膠法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漆煙對膠

洙泗之珍

二李膠法

都下墨工

買煙印號

軟劑出光墨

紫霄峯墨

南海松煤

蘇浩然斷金碎玉

寄寂堂墨如犀璧

精煙義墨

唐高宗鎮庫墨

十三家墨

墨工製名多蹈襲

雜取樺煙

油松煙相半則經久

墨磨人

桐華煙如點漆

廷珪四和墨

唐水部李暠製墨

卷第九

記硯

端溪龍香硯

歙山斗星硯

龍尾溪月硯

玉蟾蜍硯

端溪紫蟾蜍硯

丁晉公石子硯

金龍硯

呂老煨硯

澄泥硯

銅雀臺瓦

南皮二臺遺瓦硯

端石蓮葉硯

風字晉硯

烏銅提硯

古斗樣鐵護硯

吳興許採五硯

趙水曹書畫八硯

趙安定提硯製

龍尾溪硯不畏塵垢

鄭魁銘硯詩

李端叔銘僧硯

躍魚見木石中

銅蟾自滴

雷斧硯銘

卷第十

記丹藥

序丹竈

鳳翔僧煨硃鎔金

居四郎伏硃煨丹砂

瓢內出汞成寶

丹陽化銅

煨消愈疾制汞

點銅成庚

草制汞鐵皆成庚

糝製

市藥卽乾汞

藥瓦成金

變鐵器爲金

春渚紀聞目錄終

春渚紀聞卷第一

韓青老農何 蘧 撰

雜記

木果異事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實裕陵嘗指而加嘆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憇形便之次至門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既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

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賞之語私相贊異以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曉起苑中時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鼓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卽棄杖而詫曰是豈不以我爲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爲人君者其一言動固自與造化密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聲況於陞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 祐陵符兆

哲宗皇帝卽位既久而皇嗣未立密遣中貴往秦州天慶觀問徐神公公但書吉人二字授之既還奏呈左右皆無知其說者又元符已來殿庭朝會及常起居看班舍人必秉笏巡視班列懼有不盡恭者連聲云端笏立繼而哲宗升遐徽宗卽位自端邸入承天統而吉人二字合成潛藩之名無小差



定陵兆應

信州白雲山人徐仁旺嘗表奏與丁晉公議遷定陵事仁旺欲用牛頭山前地晉公定用山後地爭之不可仁旺乞禁繫大理以俟三歲之驗卒不能回仁旺表有言山後之害云坤水長流災在丙午年內丁風直射禍當丁未年終莫不州州火起郡郡盜興聞之者初未以爲然至後金人犯闕果在丙午而丁未以後諸郡焚如之禍相仍不絕幅員之內半爲盜區其言無不驗者

夢宰相過嶺四人

蔡丞相持正爲府界提舉日有人夢至一官居堂宇高邃上有具袞冕而坐者四人傍有指謂之曰此宋朝宰相次第所坐也及仰視之末乃持正也既寤了不解至公有新州之命始悟過嶺宰相盧寇丁至公爲四也

其姪子口云

兩劉娘子報應

入內都知宣慶使陳永錫言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卽飯素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尙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尙食旣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卽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閣門棺斂初舉尙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羣蛆叢擁而穢氣不可近逮啓看經之衾則香馥襲人而面色如生於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爲之戒也

亂道侍郎

元符間宗室有以妾爲妻者因罷開府儀同三司及大宗正職事蔡元長行詞曰旣上大宗之印復捐開府之儀章申公謂曾子宣

曰此語與手持金骨之朶身坐銀交之椅何異曾復顧申公曰頃時記得有行侍御史詞頭云爰遷侍御之史不記得是誰申公顧許冲元曰此是侍郎向日亂道曾時爲樞密許爲黃門也

烏程三魁

余拂君厚雪川人也其居在漢銅官廟後溪山環合有相宅者言此地當出大魁君厚之父朝奉君云與其善之於一家不若推之於一郡卽遷其居於後以其前地爲烏程縣學不二三年君厚爲南宮魁而莫儔賈安宅繼魁天下則相宅之言爲不妄然君厚之家不十年而朝奉君歿君厚兄弟亦繼殂謝今無主祀者則上天報施之理又未易知也

丑年世科第

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雪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公家遇丑年有赴舉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

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相符之異也

張無盡前身

張無盡丞相爲河東大漕日於上黨訪得李長者故墳爲加修治且發土以驗之掘地數尺得一大盤石石面平瑩無它銘款獨鐫天覺二字故人傳無盡爲長者後身

坡谷前身

世傳山谷道人前身爲女子所說不一近見陳安國省幹云山谷自有刻石記此事於涪陵江石間石至春夏爲江水所浸故世未有模傳者刻石其略言山谷初與東坡先生同見清老者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云學士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學士至涪陵當自有告者山谷意謂涪陵非遷謫不至聞之

亦似憤憤既坐黨人再遷涪陵未幾夢一女子語之云某生誦法華經而志願復身爲男子得大智慧爲一時名人今學士某前身也學士近年來所患腋氣者緣某所葬棺朽爲蟻穴居於兩腋之下故有此苦今此居後山有某墓學士能啓之除去蟻聚則腋氣可除也既覺果訪得之已無主矣因如其言且爲再易棺修掩既畢而腋氣不藥而除

李偕省試夢應

李偕晉祖陳瑩中之甥也嘗言其初被薦赴試南宮試罷夢訪其同舍陳元仲既相揖而陳手執一黃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輟略不與客言晉祖心怒其不見待卽前奪其書曰我意相念故來訪子子豈不能輟書相語也元仲置書似略轉首已而復視書加初晉祖復前奪書而語曰子竟不我談我去矣元仲徐授其書於晉祖曰子無怒我乎視此乃今歲南省魁選之文也晉祖

春澤卷一  
四  
視之卽其程文三場皆在而前書云別試所第一人李偕方欲更視其後夢覺聞扣戶之聲報者至焉後刊新進士程文其帙與夢中所見無纖毫異者

馬魁二夢證應

馬魁巨濟之父既入中年未得子母爲置妾媵偶獲一處子質色亦稍姝麗父忻然納之但每對鏡理髮卽避匿如有沮喪之容父密詢其故乃垂泣曰某父守官某所既解官不幸物故不獲歸葬鄉里母乃見鬻得直將畢葬事今父死未經卒哭尙約髮以白緘而以絳綵蒙之懼君之見耳無他故也涓父惻然乃訪其母以女歸之且爲具舟載及資裝遣之是夕涓母夢羽人告之云天賜爾子慶流涓涓後生巨濟卽以涓名之涓既赴御試畢夢人告之曰子欲及第須作十三魁涓歷數其在太學及預薦送止作十二魁心甚憂之殆至賜第則魁冠天下果十三數也

貢父馬謔

劉貢父初入館乃乘一騾馬而出或謂之曰此豈公所乘也亦不慮趨朝之際有從羣者或致奔踈之患耶貢父曰諾吾將處之也或曰公將何以處之曰吾令市青布作小襜繫之馬後耳或曰此更詭異也貢父曰奈何我初幸館閣之除不謂俸入不給桂玉之用因就廉直取此馬以代步不意諸君子督過之深姑爲此以揜言者之口耳有何不可

種柑二事

東坡先生惠州白鶴峯上梁文云自笑先生今白髮道傍親種兩株柑時先生六十三歲也意謂不十年不著子恐不能待也章申公父銀青公俞年七十集賓親爲慶會有餉柑者味甘而實極瑰大既食之卽令收核種之後圃坐人竊笑蓋七八也後公食柑十年而終

元參政香飯

陳秀公丞相與元參政厚之同日得疾陳忽寄聲問元安否曰參政之疾當卽痊矣某雖小愈亦非久世者續請其說秀公曰某病中夢至一所金碧煥目室間羅列甕器甚多上皆以青帛羈之且題曰元參政香飯也某問其故有守者謂某曰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能盡則分減別器未嘗殘一食也此甕所貯皆其餘也世人每食不盡則狼籍委棄皆爲掠剩所罰至於減算奪祿無有免者今元公由此當更延十年福算也後數月而秀公薨元果安享耆壽其孫中大公紹直云

楊文公鶴誕

楊文公之生也其胞蔭始脫則見兩鶴翅交掩塊物而蠕動其母急令密棄諸溪流始出戶而祖母迎見亟啓視之則兩翅歛開中有玉嬰轉側而啼舉家驚異非常器也余宣和間於其五世孫德



裕家見其八九歲時病起謝郡官一啓屬對用事如老書生而筆蹟則童稚也

了齋排蔡氏

陳瑩中爲橫海軍通守先君與之爲代嘗與言蔡元長兄弟了翁言蔡京若秉鈞軸必亂天下後爲都司力排蔡氏之黨一日朝會與蔡觀同語云公大阮真福人觀問何以知之了翁曰適見於殿庭目視太陽久之而不瞬觀以語京京謂觀曰汝爲我語瑩中既能知我何不容之甚也觀致京語於陳了翁徐應之曰射人當射馬擒賊當擒王觀默然後竟有郴州之命

姚麟奏對

姚麟爲殿帥王荆公當軸一日折簡召麟麟不卽往荆公因奏事白之裕陵裕陵詢之麟對曰臣職掌禁旅宰相非時以片紙召臣臣不知其意故不敢擅往裕陵是之又有語麟馭下過嚴者裕陵

亦因事勵之麟恐伏而對曰誠如聖訓然臣自行列蒙陛下拔擢使掌衛兵於殿庭之間此豈臣當以私恩結下爲身計耶裕陵是之

李右轄抑神致雨二異

李右轄公素初爲吉州永豐尉夜夢二神赴庭一神秉牒見訴云某縣境地神也被隣邑地神妄生威福侵境以動吾民因爲大建祠宇日饗牲牢之奉某之祠香火不屬也以公異日當宰衡天下故敢求決於公公素爲折隣神越疆之罪二神拜伏而出既覺聞報新祠火起神座一爇而盡又大觀間公自工部郎中出典泗州是歲淮甸久不雨至於苗穀焦垂郡幕請以常例啓建道場禱于僧伽之塔公曰唯容作施行郡民憫雨之心晨夕爲遲而至旬日略無措置事件殆至父老扣馬而請及怨讟之言盈于道路往來親舊與寮屬乘間委曲言者再三公但笑答曰某忝領郡寄凶

早在某之不德無日不念也且容更少處之一日晨起視事畢呼郡吏只今告報塔下具佛盤啟寔請兩道場仍報郡官俱詣行香且各令從人具雨衣從行一郡腹誹以爲狂率既至塔下焚香致敬訖復令具素飯留郡官就食待雨而歸飯罷烈日如焚公再率郡寮詣僧伽前炷香默禱者久之休于僧寺須臾雷起南山甘澤傾注舉郡懽呼集香花迎擁公車還郡而散一兩三日千里之外蒙被其澤時郡倅曾紱帥郡官賀雨之次密以前日公漫不省衆請而一出便致霑澤如宿約者何謂也公徐語之曰某自兩月前意念天久不雨必爲秋田之害卽於治事廳後齋居飯素取僧伽像嚴潔致恭晨夕供禱非不盡誠前夕忽夢僧伽見過具言上帝以此方之民罪罰至重勅龍鎮水老僧晨夕享公誠禱特於帝前以公罪已憂歲之心陳於帝今已得請來日幸下訪當以隨車爲報也某拜謝再三既覺知普照王非欺我者遂決意帥諸公同詣

塔下焚禱俟之無他異也

生魂神

余嘗與許師正同過平江夜宿村墅聞村人坎鼓羣集爲賽神之會因往視之神號陸太保者實旁村陸氏子固無恙也每有所召則其神往謂之生魂神既就享村人問疾雖數百里皆能卽至其家回語患人狀師正之室余氏歸警川省其母忽得疾師正憂之因禱神往視以驗之神應禱而去須臾還曰我至汝婦家方潔齋請僧遠法華者施戒諸神滿前皆合爪以致肅敬我不得入頃刻隣人婦來觀前炳二燭乃是牛脂所爲但聞血腥迎鼻而諸神驚唾而散我始敢前病人能啜少粥自此安矣余與師正始未深信及歸驗之皆如其言因相戒以脂爲燭云

春渚紀聞卷第二

韓青老農何 蓮 撰

雜記

天繪亭記

昭州山水佳絕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呂丕爲守以天繪近金  
國年號思有以易之時徐師川避地於昭呂乞名於徐久而未獲  
復乞於范滋乃以清輝易之一日徐策杖過亭仰視新榜復得亭  
記於積壤中亟使滌石視之乃丘濬寺丞所作也其略云余擇勝  
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某日當有俗子易名  
清輝可爲一笑考范易名之日無毫髮差也

赤天魔王

蔣穎叔爲發運使至泰州謁徐神公坐定了無言說將起忽自言

曰天上也不靜人世更不定疊蔣因扣之曰天上已遣五百魔王  
來世間作官不定疊不定疊蔣復扣其身之休咎徐謂之曰只發  
運亦是一赤天魔王也

二富室疎財

宣和間朝廷收復燕雲卽科郡縣敷率等第出錢增免夫錢海州  
懷仁縣楊六秀才妻劉氏夫死獨與一子俱而家素饒於財聞官  
司督率嚴促而貧下戶艱於輸納卽請於縣乞以家財十萬緡以  
免下戶之輸縣令欣然從之調夫輦運數日盡空其庫藏者七間  
因之掃治設佛供三晝夜旣畢明旦視之則屋間之錢已復堆垛  
盈滿數之正十萬緡而皆用紅麻爲貫每五緡作一瓣瓣首必有  
一小木牌上書麻青二字觀者驚異莫知其然或有釋之者曰如  
聞青州麻員外家至富號麻十萬家豈非神運其錢至此耶劉氏  
因密令人往青州踪跡之果有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

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一夕失之不知所往劉氏卽專人致殷勤於麻氏請具舟車復歸此錢麻驚嗟久之而遣介委曲附謝云吾家福退錢歸有德出於天授今復往取違天理而非人情不敢祇領也劉氏知其不可曰我旣誠輸此錢以助國用豈當更有之卽散施貧民及助修佛道觀宇一錢不留於家家益富云昔唐明皇顧視一龍橫互南山而首尾皆具詢之左右侍臣或有見有否者所見者俱止見龍之一體未見全龍也帝曰朕聞至富可敵至貴令召王元寶視之元寶奏稱所見與帝一同然則所謂富家大室者所積之厚其勢可以比封君而錢足以使鬼神則於剝取之道唯恐無間若二家之視十萬緡之積於天授人與之際其處之如此蓋有可嘉者

后土詞瀆慢

金陵邵衍字仲昌篤實好學終老不倦年八十二以大觀四年五

月十五日無疾而終臨終時一日顧謂其甥黃子文曰老子明日與甥訣矣疇昔之夜夢黃衣人召至一官居侍衛嚴肅據案而坐者冠服類王者謂余曰世傳后土詞瀆慢太甚汝亦藏本何也卽令黃衣人復引余過數城闕止一殿庭余傍視殿廡金碧奪目但寂不聞人語聲須臾簾間忽有呼邵衍者曰帝命汝爲圓真相俾汝禁絕世所傳后土詞當何以處之余對以傳者應死呼者曰可也仍卽日莅職余拜命出門足蹶而覺所夢極明了亦欲吾家與甥知此詞之不可復傳誌之誌之子文未之深信翌日凌晨往視之衍謂子文曰甥更聽吾一頌卽舉聲高唱曰雖然萬事了絕用足按用足二字疑誤逢人更說今朝拂袖便行要趁一輪明月言訖而終子文余姪壻也余亦素與仲昌遊云

吳觀成二夢首尾

儒林郎吳說字觀成始爲青陽縣丞江西賊劉花三挾黨暴掠所



在震驚吳時被檄捕賊夢肩輿始出而回視其後皆無首矣心甚惡之意謂賊必入境已而獲於他郡觀成卽解官而歸至臨安會富陽宰李文淵以憂去郡以吳攝邑事月餘清溪賊方臘引衆出穴官軍不能拒吳有去官意而素奉北方真武香火卽誠禱乞夢以決去留至晚夢一黃衣人云上司有牒吳取視之則空紙耳逮覆紙視之紙背有題云富陽知縣第一將旣覺思之曰吾禱神去留而以第一將爲言豈不當去此更合統兵前鋒拒賊否已而縣民逃避者十七八吳引獄囚疎決始訊問次賊已奄至急匿小舟泛江得免其從者半爲賊殺則前在青陽時夢視後無首者驗也後官軍旣平賊而郡縣避賊官吏俱從安撫司尅復之功盡獲還任吳適丁母憂不能從也旣行賞黜而有司莫能定罪卽具奏裁有旨縣官臨賊擅去官守例同將官擅去營陳法除名編置隣郡同例者六人富陽係第一人始悟第一將之告云

風和尚答陳了齋

金陵有僧嗜酒佯狂時言人禍福人謂之風和尚陳瑩中未第時問之云我作狀元否卽應之曰無時可得瑩中復謂之曰我決不可得也耶又應如初明年時彥御試第一人而瑩中第二方悟其言無時可得之說

畢漸趙諗

畢漸爲狀元趙諗第二初唱第而都人急於傳報以蠟板刻印漸字所模點水不著墨傳者厲聲呼云狀元畢漸第二人趙諗識者皆云不祥而後諗以謀逆被誅則是畢漸趙諗也

霍端友明年狀元

毗陵李端行與鄉人霍端友同在太學時霍四十餘矣一日倦臥忽起坐微笑端行詢之霍云我適睡聞窗外有人云霍端友子明年作狀頭故自笑也端行素輕之因謂之曰爾遲暮至此得一第

幸甚若果爲大魁則何天下乏才之如此也既而二人俱中禮部選御試唱第之次端行志銳意望魁甲卽前立以俟臚傳忽聞唱霍端友而色若死灰矣

沈晦夢騎鵬搏風

沈晦赴省至天長道中夢身騎大鵬搏風而上因作大鵬賦以記其事已而果魁天下

預傳汪洋大魁

汪洋未唱第十日前余於廣坐中見中貴石企及甫云外間皆傳汪洋作狀元何也至考卷進御洋在第二魁乃黃中以有官人奏取旨聖語云科第本以待布衣之士卽以洋爲魁

黃湲槃讖語

黃公度興化人既爲大魁郡人同登第者幾三十人余一日於江路茶肆小憩繼一士人坐側因揖之且詢其鄉里云興化落第人

也余因謂之曰仙里既今歲出大魁且登科之數復甲天下是可慶也其人嘆息曰昔黃湜槃有讖語云拆了屋換了椽朝京門外出狀元初徐鐸振夫作魁時改建此門近軍爲變城門焚毀太守復新四門而此門尤增崇麗黃居門外區市中而左右六人同遇雖一時盛事亦皆前定非人力所能較也

### 夢中前定

江淮發運使盧秉元祐初發解赴闕至泗州夜夢肩輿詣郡守而回過漕司有頂帽執槲而督視工役丹飾門墻者問之云修此以俟新官也盧曰新官爲誰執槲者厲聲而對曰盧秉秉意甚怒其以名呼既覺以語其室亦云我亦夢君得此官卽入新宇而二小女在輿前嘗聞入新舍恐有所犯小兒不可令前因呼令後卽夢覺繼曉未及盥濯而郡將公文一角至卽除盧領大漕事忿遽交職而趨漕衙所監視執槲者與其室呼女之事皆與夢無差也

銀盤貯首夢

餘杭裴豹隱嘗爲余言建炎己酉秋詔檄自建康至臨安昌化縣與縣宰魯士元坐教場按閱士兵士元云疇昔之夜夢身乘大舟滿舟皆人首也內有銀盤貯數首者同舟人云係今次第一綱也士元熟視銀盤中首內一首乃鄉人錢塘令朱子美之首也士元因戲謂豹隱曰如聞北寇將欲南犯若豕突南渡則子美將不免矣十一月士元暴卒旅櫬歸安吉未及葬十二月九日虜寇東至賊發士元之柩掠取衣衾暴尸於外明年二月始聞子美初報賊至棄縣先遁村落爲鄉兵所殺則銀盤之貯不可逃士元同舟雖不爲兵死亦是一會中同舟之人而銀盤所貯又不知有何甄別也

金剛經二驗

湖州安吉縣沈二公者金寇未至夢一僧告之曰汝前身所殺冤

報至矣汝家皆可遠避汝獨守舍見有一人長大以刀破門而入者汝無懼卽語之曰汝是燕山府李立否但延頸受刃俟其不殺則前冤解矣不數日金人奄至其家先與隣人竄伏遠山二公者雖欲往不可得也因坐其家視賊之過明日果有一少年破門而入見公怒目以視沈安坐不動仰視之曰汝非燕山府李立耶其人收刃視之曰我未殺汝汝安知我姓名鄉里如是之詳也沈告以夢李方歎息未已顧案間有佛經一帙問沈曰此何經也沈曰是我日誦金剛經也李曰汝誦此經何時也曰二十年矣李卽解衣取一竹笥中出細書金剛經一卷指之曰我亦誦此經五年矣然我以前冤報汝汝後復殺我冤報轉深何時相解今我不殺汝與結爲義兄弟汝但安坐無怖我留爲汝護至三日賊盡過取資糧金帛與之而去又方臘據有錢塘時羣賊散捕官吏慘酷害之有任都稅阮者其家居祥符寺之北趨府十里每曉起赴衙集卽

道中暗誦金剛經率得五卷二十年不廢賊七佛子者執之令衆賊射於郡圃任知不免但默誦經不輟而前後發矢數百無一中其體者賊驚問之疑有他術語以誦經之力賊皆合爪嘆息釋之且戒餘賊勿得復犯其居也至今猶在年八十餘矣

### 金甲撞鐘夢

建安徐國華宣和間將入太學夢高樓中懸大金鐘有金甲人立鐘傍視國華擊鐘而言曰二十七甲復一擊云係第七科國華悟而心私喜之曰吾此行取一科第必矣官不過郎列亦何所憾也因記于書帙之末獨不曉其二十七甲與係第七科之語既而丙午年金寇犯闕太學生病脚氣而死者大半徐以病終鄉人董縱舉爲棺殮葬于東城墓園至卽垣中已無葬穴後至者俱葬垣外董因記其葬所冀後日舉歸里中數其行列則第二十七行中第七穴也歸唁其父且出其手書神告與葬所略無少差者

龍神需舍利經文

涵山令李堯伯源余妻之內兄也宣和間侍其季父仲將爲廣東憲解秩由江道還楚舟過小孤風勢雖便而蒿櫓不進

香禱龍以祈安濟當致牢醴之謝乞筊不獲旁有言者曰龍知還自番禺或有犀珠之要顧視行李實無所携獨有番琉璃貯佛舍利百餘供事奕世矣因以啓龍一擲而許伯源乃跪船舷以瓶下投而水面忽大開裂顧見其間神鬼百怪寶幢羽蓋鳴螺擊鼓鉞執金爐迎導者甚衆而不霑濕一人拱手上承舍利既下水卽隨合舟柁輕颺轉首之間已行百里矣又閤門宣事陳安上言元豐初安燾厚卿陳睦和叔二學士奉使三韓濟海神舟安貯佛經及所過收聚敗經餘軸以備投散放洋之二日風勢甚惡海濤忽大洶湧前後舟相失後舟載者俱見海神百怪攀船而上以經軸爲求先舉軸付之繼來者衆度不能給卽拆經隨紙付之



又度不給則翦經行與之至翦經字而得一字之授者莫不頂戴  
忻悅而去字又隨盡獨餘一鬼懇求甚切云都綱某所頂之帽願  
以勾我也舟人詰其由云此人嘗赴傳經之集是帽戴經久矣此  
有大功德也亟取付之稱謝而去指顧之間風濤恬息卽安行晚  
與前舟相及往還皆獲安濟焉

龍蛻放光

橫海清池縣尉張澤居于鄆州東城夜自庄舍還而月色昏暗殆  
不分道行遇道傍木枝燂然有光因折以燭路至家插壁間醉不  
復省也晨起怪而取視則枝間一龍蛻才大如新蟬之殼頭角爪  
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有聲如玉石且光瑩奪目遇暗則光燭于  
室遂寶之於家傳玩好事沈中老云紹聖間從其兄爲青州幙官  
因修庭前蒲桃架亦得一蛻形體皆如張者獨無光彩耳神龍變  
化故無巨細但不知有光無光又何謂也

瓦缶冰花

宣義郎萬延之錢塘南新人劉輝榜中乙科釋褐性素剛不能屈  
曲州縣中年拂衣而歸徙居餘杭行視茗雪陂澤可爲田者卽市  
之遇歲連旱田園大成歲收租入數盈萬斛常語人曰吾以萬爲  
氏至此至矣卽營建大第爲終焉之計家蓄一瓦缶蓋初赴銓時  
都下銅禁嚴甚因以十錢市之以代沃盥之用時當凝寒注湯類  
面旣覆缶出水而有餘水留缶凝結成冰視之桃花一枝也衆人  
觀異之以爲偶然明日用之則又成開<sub>頭</sub>牡丹一枝次日又成  
寒林滿缶水村竹屋斷鴻翹鷺宛如圖畫遠近景者自後以白金  
爲護什襲而藏遇凝寒時卽預約客張宴以賞之未嘗有一同者  
前後不能盡記余與賞集數矣最詭異者上皇登極而致仕官例  
遷一秩萬遷宣德郎誥下之日適其始生之晨親客畢集是日復  
大寒設缶當席旣凝冰成象則一山石上坐一老人龜鶴在側如

所畫壽星之像觀者莫不咨嗟嘆異以爲器出於陶革於凡火初非五行精氣所鍾而變異若此竟莫有能言其理者然萬民自得缶之後雖復資用饒給其剝下益甚後有誘其子結婚副車王晉卿家費用幾二萬緡而娶其孫女奏補三班借職延之死三班亦繼入鬼錄餘資爲王氏席卷而歸二子日就淪替今至寄食於人衆始悟萬氏之富如冰花在玩非堅久之祥也後歸蔡京家云

正透翔龍犀

都下犀玉工董進項有一瘤癥其輩行止以董吃提呼之一日御藥郝隨呼至其第出數犀示之內指一犀曰此犀大異餘常物也郝語之曰汝先名其中物狀爲何董曰不知此犀曾經衆工審定否郝曰衆工皆具名狀供證已畢獨候汝以驗汝之精識也卽盡出衆所供具凡三十餘狀董閱畢內指一工所供云是正透牙魚者且言不意此人目力至此以進觀之乃一翔龍所恨者左角短

耳郝未誠其言亦大異之卽令具軍令狀云若果如所供當爲奏賞蓋御庫所藏先朝物有旨令解爲帶也剗成則盡如所言卽以進御哲廟大嘉賞之錫賜之外更以太醫助教補之

劉仲甫國手碁

碁待詔劉仲甫初自江西入都行次錢塘舍于逆旅逆旅主人陳餘慶言仲甫舍館既定卽出市遊每至夜分方扣戶而歸初不知爲何等人也一日晨起忽於邸前懸一幟云江南碁客劉仲甫奉饒天下碁先并出銀盆酒器等三百星云以此償博負也須臾觀者如堵卽傳諸好事翌日數土豪集善碁者會城北紫霄宮且出銀如其數推一碁品最高者與之對手始下至五十餘子衆視白勢似北更行百餘碁對手者亦韜手自得責其誇言曰今局勢已判黑當贏籌矣仲甫曰未也更行二十餘子仲甫忽盡斂局子觀者合噪曰是欲將抵負耶仲甫袖手徐謂觀者曰仲甫江南人少

好此伎忽似有解因人推譽致達國手年來數爲人相迫欲薦補翰林祇應而心念錢塘一都會高人勝士精此者衆碁人謂之一關仲甫之藝若幸有一著之勝則可前進凡駐此旬日矣日就碁會觀諸名手對奕盡見品次矣故敢出此標示非狂僭也如某日某人某白本大勝而失應碁著某日某局黑本有籌而誤於應劫却致敗局凡如此覆十餘局觀者皆已愕然心奇之矣卽覆前局旣無差誤指謂衆曰此局以諸人視之黑勢羸籌固自灼然以仲甫觀之則有一要著白復勝不下十數路也然仲甫不敢遽下在席高品幸精思之若見此者卽仲甫當携孥累還鄉里不敢復名碁也於是衆碁極竭心思務有致勝者久之不得已而請仲甫盡著仲甫卽於不當敵處下子衆愈不解仲甫曰此著二十著後方用也卽就邊角合局果下二十餘著正遇此子局勢大變及斂子排局果勝十三路衆觀於是始伏其精至盡以所對酒器與之延

春渚卷二  
九  
款十數日復厚斂以贖其行至都試補翰林祇應擅名二十餘年  
無與敵者

祝不疑奕勝劉仲甫

近世士大夫碁無出三衢祝不疑之右者紹聖初不疑以計偕赴  
禮部試至都爲里人拉至寺庭觀國手碁集仲甫在焉衆請不疑  
與仲甫就局祝請受子仲甫曰士大夫非高品不復能至此對手  
且當爭先不得已受先逮至終局而不疑敗三路不疑曰此可受  
子矣仲甫曰吾觀官人之碁若初分布仲甫不能加也但未盡著  
耳若如前局雖五子可饒況先手乎不疑俛笑因與分先始下三  
十餘子仲甫拱手曰敢率請官人姓氏與鄉里否衆以信州李子  
明長官爲對劉仲甫曰仲甫賤藝備乏翰林雖不出國門而天下  
名碁無不知其名氏者數年來獨聞衢州祝不疑先輩名品高著  
人傳今秋被州薦來試南省若審其人則仲甫今日適有客集不

獲終局當俟朝夕親詣行館盡藝祇應也衆以實對仲甫再三嘆服曰名下無虛士也後雖數相訪竟不復以碁爲言蓋知不敵恐貽國手之羞也

### 張鬼靈相墓術

張鬼靈三衢人其父使從里人學相墓術忽自有悟見因以鬼靈爲名建中靖國初至錢塘請者踵至錢塘尉黃正一爲余言縣令周君者括蒼人亦留心地理者具飯延欸謂鬼靈曰凡相墓或不身至而指示圖畫可言尅應否鬼靈曰方位山勢不差合葬時年月亦可言其粗也因指壁間一圖問之鬼靈熟視久之曰據此圖墓前午上一潭水甚佳然其家子弟若有乘馬墜此潭幾至不救者卽是吉地而發祥自此始矣令曰有之鬼靈曰是年此墜馬人必被薦送次年登第也令不覺起握其手曰吾不知青烏子郭景純何如人也今子殆其倫比耳是年春祀而某乘馬從之馬至潭

春澤卷二  
一  
仄忽大驚躍銜勒不制卽與某俱墜淵底逮出氣息而已是秋發  
薦次年叨忝者某是也蔡靖安世先墓在富春白昇嶺其兄宏延  
鬼靈至墓下視之謂宏此墓當出貴人然必待君家麥甕中飛出  
鶴鶉爲可賀也宏曰前日某家臥房米甕中忽有此異方有野鳥  
入室之憂鬼靈曰此爲克應也君家兄弟有被魁薦者卽是貴人  
也是秋安世果爲國學魁選鬼靈常語人曰我亦患數促非久居  
世者但恨無人可授吾術矣後二歲果歿時年二十五矣

謝石拆字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求相者但隨  
意書一字卽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  
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  
所書也然謝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黥配遠行亦  
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有所據盡言



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  
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盡驚中貴馳奏翌日召至後苑令左右  
及宮嬪書字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補  
承信郎緣此四方來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  
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  
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  
助所書尊閣盛年三十一否曰是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  
也然吾官人寄此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撓耳蓋  
也字著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水陸馳則無馬是安  
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著人  
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  
盡否以也字著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  
所言也朝士卽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切

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  
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有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  
不言則吾官按官字下當有人字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  
曰也字著虫爲蛇字今尊閣所姪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則不能  
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按官字下當有人字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  
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下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  
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雍邱驅蝗詩

米元章爲雍邱令適旱蝗大起而隣尉司焚瘞後遂致滋蔓卽責  
里正併力捕除或言盡緣雍邱驅逐過此尉亦輕脫卽移文載里  
正之語致牒雍邱請各務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隣國爲壑者  
時元章方與客飯視牒大笑取筆大批其後付之云蝗虫元是空  
飛物天遣來爲百姓災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打回來傳者

無不絕倒

中霤神

中霤之神實司一家之事而陰佑於人者晨夕香火之奉故不可不盡誠敬余少時過林棣趙倅家見其莊僕陳青者睡中多爲陰府驅令收攝死者魂識云每奉符至追者之門則中霤之神先收訊問不許擅入青乃出符示之審驗反覆得實而後顰蹙而入青於門外呼死者姓名則其神魂已隨青往矣其或有官品崇高之人則自有陰官迎取青止隨從而已建安李明仲秀才山居偶赴遠村會集醉歸侵夜僕從不隨中道爲山鬼推墮澗仄醉不能支因熟睡中其神徑還其家見母妻於燭下共坐乃於母前聲喏而母略不之應又以肘撞其婦亦不之覺忽見一白鬚老人自中霤而出揖明仲而言曰主人之身今爲山鬼所害不亟往則真死矣乃拉明仲自家而出行十里許見明仲之屍臥澗仄老人極力自

後推之直呼明仲姓名明仲忽若睡醒起坐驚顧而月色明甚乃扶路而歸至家已三鼓矣乃語母妻其故晨起率家人具酒醴敬謝於神云又朝奉郎劉安行東州人每遇啜茶必先酌中霤神而後飲一夕忽夢一老人告之曰主人祿命告終陰符已下而少遲之幸速處置後事明日午時不可踰也劉起拜老人且詢其誰氏曰我主人中霤神也每承主人酌茶之薦常思有以致效今故奉報也劉既悟點計其家事且語家人神告之詳云生死去來理之常也我自度平生無大過惡獨有一事吾家廚婢採蘋者執性剛戾與其輩不足若我死必不能久留我家出外則必大狼狽今當急與求一親使之從良且有所歸則我瞑目矣因呼與白金十星以爲資遣語畢沐浴易服以俟時至過午忽覺少倦就憩枕間復夢其神欣躍而告曰主人今以嫁遣廚婢之事天帝嘉之已許延一紀之數矣已而睡起安然後至宣和間無病而卒

春渚紀聞卷第三

韓青老農何 蓮 撰

雜記

乖崖劍術

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乖崖公居處相近交遊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二詩是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句我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之意

忿起于衷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  
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楊醇叟道術

餘杭沈野字醇仲權智之士也喜蓄書畫頗有精識嘗於錢塘與  
一道士楊希孟醇叟相遇喜其開爽善談卽延與同邸而居沈善  
談人倫而不知醇叟妙於此術也時蔡元長自翰長黜居西湖日  
遣人邀致醇叟一日晚歸沈語楊曰余嘗觀翰林風骨氣宇皆足  
以貴而定不入相楊徐曰子目力未至此人要如美玉琢成百體  
完就無一不佳者是人尙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位但其終未可盡  
談也楊復善笛蓄鐵笛大如常笛每酒酣必引笛自娛聽者莫不  
稱善一日與沈飲於娼樓月色如畫而笛素不從客有舉酒而言  
曰今夕月色佳甚盃觴之樂至矣獨恨不聞笛聲也楊徐笑曰俟  
令往取實無所遣也酒再行忽引袖出笛快作數弄座客皆不知

笛所從來徐扣之云小術耳乃某左右常驅役使鬼也俾之取物雖千里外可立待但不可使盜取耳子欲學之當以奉授然又真切於性命者子不問何也沈始敬異之擇日焚香跪請其術且言吾術斷欲爲先子欲得之當先誓於天尊像前無不可者沈與一姓闕人同授盟戒而行其教闕未滿百日而輒有所犯卽夜夢受杖於像前晨起背發癰數日而卒旣而楊辭以有行沈問所之楊亦知沈有河朔之遊云我此行且先適淮南子若北行過楚幸訪我於紫極宮以八月十五日爲約踰期恐行止無定不能再見也楊旣行而沈以事留逮至楚則九月初矣徑往紫極宮訪之了無所聞回過殿角有老道士坐睡因揖以詢楊之存亡道士驚顧對曰左右與醇叟何處相期且當約以何日也沈告之故道士嘆息而言曰楊誠奇士奇士左右之來惜較旬日之遲也楊至此月餘一日無疾焚香跌坐與衆道士語久之揖座人曰希孟今當有所

適然此行學道未竟更當一來也語訖長嘯而逝正八月十五日也今殯東城矣沈於是卽觀中設位拜泣醮謝而後行沈後亦不能畢行其所授而終

### 王樂仙得道

道人王樂仙或云潭州人初爲舉子赴試禮部一不中卽裂冠從太一宮王道錄行胎養之術歲餘勤至不忘王云我非汝師相州天慶觀李先生汝師也汝持我書訪之當有所授樂仙得書徑至湯陰求之無有也一日坐觀門有老道士見之呼與語曰子尋李先生此去市口茶肆中候之果見赤目蓬首携瓶至前淪茶者因揖之便呼李先生李佯驚曰汝何人也樂仙探懷出王書授之李微笑曰王師乃爾管人閒事耶此非相語處三日黎明候我於觀門也樂仙辭謝而歸三日鷄鳴坐門未久李至以手掠髮則兩目燁然如巖電燭人握手入觀中謂樂仙曰汝剝心求道而燒假銀



何也樂仙謝誠有以備乏絕無告耳然是乾水銀法非若世人點銅爲之以誤後人也李探懷出銀小錠請以是易子所作如何樂仙取以示之範製輕重與李所授無異也卽令取油鑑於前投樂仙所作烹之須臾粉碎還元曰豈不誤後人耶樂仙悔謝久之李勉之曰知子不妄用亦欲子知此術於子無益耳我且歸後更就汝語也明日訪之主人云夙昔折券而去不云所適也樂仙既蹤跡數日不復再見乃西遊黨山中寓一僧舍主僧亦喜延客因留止旬日而主僧復善壬遁旦旦必焚香轉式以占一日之事忽謂樂仙曰今日當有一大貴人臨門不然亦非常之士見過當與子候之并戒其徒掃室以待至日欲入略無貴達至者忽遠望林下有一舉子從羸童負書篋竹笥而來主僧揣之曰我所占貴人豈此舉子異日非常之兆耶更當復占以驗之卽喜躍而出謂樂仙曰貴者審此人也因相與迎門延至客室相語甚久云姓蔡嘗舉

進士也既而主僧請具飯蔡曰某行李中亦自有薄具二公居山  
之久若不拘葷素當可共享也卽呼燭設席命其僮於竹筥中出  
果實數種既皆遠方珍新至傾酒榼樂仙味之元是潭州公廚十  
香酒也酒行筥中出三大煎鮭魚尙未冷酒再行又出三肉餅亦  
若新出爐者至餘品燒羊鵝炙皆若公侯家珍饌而取諸左右笑  
語至夜半而罷二公大異之而不敢詰其所從至也蔡繼云某亦  
於此候一親知罷官者當與二公少周旋也日復一日亦問及養  
煉事樂仙心獨喜之亦意其有道者至夕主僧與僕從皆已熟寢  
樂仙卽炷香前拜而請其從來卽以先生禮之且哀懇言其罷舉  
求道了未有遇願賜憐憫生死骨肉也蔡徐笑曰我南嶽蔡真人  
也固知子棲心之久更俟與子勘問之也樂仙稽首謝其垂接次  
夕復扣戶伺之忽見一大人膝與簷齊而不見其面目音響極厲  
云仙童萬福投一白紙於蔡前蔡取以示樂仙曰與子勘問至矣

紙間有書云某於十洲三島究訪並無此人名籍後檢蓬萊謫籍中始見其名氏鄉里也某人供呈蔡語樂仙曰子無憂也因授以內丹真訣數日別去云汝有未解處但焚香啓我我當自告汝也後樂仙聞通直郎章子才自九江棄官遷居錢塘金地山行符水救人疾苦外丹已成因南遊過之夜語及蔡真人事取所授白紙示章視其供呈人姓名乃其法籙中六丁名字也卽熾炭於爐取紙投之炭盡而紙字如故因相與驚異且乞之以藏其家樂仙既去了不知所向或傳其解化矣章亦數歲而終將葬之夕有一道人不言姓字來護葬事且留物以助其子或疑是樂仙也

啗蛇出虱身輕

滄州泥姑寨循塘灤而至界河與北寨相望自乾寧軍穿灤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路羣蛇橫道遞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愁者爲人性率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

道其首如甕兩目燁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卽醉宿旁舖舖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脯之至滿數缶蕭醉醒聞肉香甚問安所從得舖卒給云夜漁于海得大魚方將共羹而食也蕭不待羹取數臠就火燎食之美甚自郡回因求其餘歸食數日而盡不知其爲蛇也食蛇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覺背脊間腫痒至不可忍時就樹揩痒瘡破中湧細虱不知其數時郡卒陸靖者適居寨中與之助取餘虱計前後出虱數斗痒止瘡復因憇樹陰見澗中鶴雛羣戲念欲取之卽身在鶴仄攬雛而歸復視鶴巢又念可登而取卽身已在樹杪矣寨卒視之率皆驚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盡出尸蟲而輕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翊聖敬劉海蟾

真廟朝有天神下降憑鳳翔民張守真爲傳靈語因以翊聖封之度守真爲道士使掌香火大建祠宇奉之自廟百里間有食牛肉

及著牛皮履靴過者必加殃咎至有立死者一日有人苧袍青巾曳牛革大履直至廟庭進陞堂字慢言周視而出守真卽焚香啓神曰此人悖傲如此而神不卽殛之有疑觀聽神乃降靈曰汝識此人否實新得道劉海蟾也諸天以今漸入末運向道者少上帝急欲度人每一人得道九天皆賀此人旣已受度未肯便就仙職折旋塵中尋人而度是其所不得非列仙之癯者我尙不敢正視之況敢罪之也

噓氣燒腸

陳無求宣事云嘗赴鶴林寺供佛旣飯有一舉子雖衣褐不完而丰神秀穎居于座末主僧顧謂無求曰此道人頗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贈之且求其一戲爲別也舉子亦欣然呼一僧雛取盃器付之令相去二丈餘而立舉子謂之曰我此噓氣汝第張口受之覺腹熱急言不爾當燒爛汝腸也言訖噓氣向之須臾僧雛覺腸

間如沸湯傾注乃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盃中舉子徐舉盃示座人曰誰能飲此者舉座穢唾之迺大笑舉盃自飲言別而去明日僧雖遂大惡聞食氣日唯飲水數杯月餘出寺不復見也

### 仙丹功效

余族兄次翁鼻間生一瘤大如含桃而懼其浸長百方治之不差行至襄陽於客邸遇一道人喜飲而日與周旋臨別解衣出一小瓢如棗大傾藥如粟粒三授次翁曰汝夜以針刺瘤根納藥針穴明日瘤當自落其二粒留以救奇疾也次翁如其言因夜取針剔瘤根納藥至夜半但覺藥粒巡瘤根而轉至曉捫之則瘤已失去取鏡視之了無癍痕也因大神之祕其餘藥不令人知其女爲兒時蹙倒折齒不生次翁取藥納齒根一夕齒平復因以水銀一兩置銚間取藥投之則化爲紫金方知神仙所煉大丹也

### 居四郎丹

密院編修居世英彥實之父人謂之居四郎者遇異人得丹竈術常使一僕守火歲久不懈因度之爲僧居京師定歷院幾二十年時曾子宣當軸有堂吏通解可喜其婦得急勞數日而殂繼而病傳堂吏國醫不能療吏與居素善居視之云應須我神丹療之爲啟爐取刀圭與服十數日卽完復如初出參丞相子宣大驚云汝非遇仙丹不能起此病吏拜謝起白云某實幸獲居四郎之丹服之奪命鬼手耳子宣神之使人邀居不能至也卽使門下之人宛轉啖其僧前後資給備至約竊丹爲贈而僧誓不負心丞相亦延顧不替僧一日謁丞相而許分竊爲獻子宣喜甚遂僧降塔而僧退揖爲馬臺蹶倒應時折足舉之而歸數日遂卒子宣卽遣人厚貽其徒并爐取之不知所用但取丹膏圓如粟粒服之一粒卽引水燥甚分諸子服皆然獨子紆公袞服兩粒無異也後不復加水亦不敢服子宣薨丹盡付石藏用矣

孫道人尸解

孫道人不知何許人寄居嚴州天慶觀爲人和易初不挾術及言人禍福但袖中嘗畜十數白鼠子每與人共飲酒酣出鼠爲戲人欲捕取卽走投袖中了無見也至約人飲則就酒家市一小尊酌之不竭人告酒困卽覆尊而去否則自晨至夕亦不別取也酒家是日必大售人頗以此異之紹興三年三月三日觀中士庶駢集道人拱手告衆曰我今年九十歲矣久寓此土荷郡人周旋暫當小別各勉力事善言訖坐逝一郡驚異瘞之城南而塑其像觀中歲餘有南商手持香一瓣封題甚固云去年三月三日於成都府觀禊事有一道人云我始自嚴州來知子不久回浙幸爲我達於嚴州天慶觀尋孫道人付之也入觀見塑像驚禮之曰此我成都所見付書人也因共發其藏則空棺矣

綦革遇三皇閼宮



綦革先生內相叔厚之族兄也大觀中叔厚之父守甘陵革自密  
往省之過北州河灘見三老人皆布裘青巾獨坐而語革視其神  
矩清峻疑非常人卽憇馬前揖之初不相領略革心益竦異復前  
致敬一老人徐顧革而言曰汝往恩州省汝兄耶汝兄感時疾已  
向安矣然時將亂離汝之業儒竟無補於事當求遯世修真超脫  
塵累也革嘗留意於內外丹事益異其說且曰日晏矣汝行二十  
里可少止當再相見也革再拜而前果二十里至一旅邸遂休僕  
馬散步邸旁瞻視叢祠因前視其榜乃三皇闕宮也革卽整衣冠  
肅容進謁祠下仰視塑像其容服儼然河灘三老人也革自甘陵  
卽屏居絕慾專以修真爲務隱于密之九仙山後又徙海中徐福  
山宣和乙巳故人陳某者調雄州兵曹聞金人犯邊意未敢往乃  
詣革密扣其去留之事乃書一絕與之云三月楊花滿路飛胡人  
遊騎拍鞍歸高天二聖猶難保誰道雄關是可依陳解其意遂輟

行李至明年丙午三月二聖北狩始知革有前知之見後范溫起海州李寔以布衣被虜溫待寔甚厚每事多訪之溫意欲歸朝又擬投偽齊議未決寔與革有舊密往見之且告以情革曰公來年今日已陞朝合食宋祿餘人無使知也寔由是爲溫決歸朝之策及溫引衆歸朝朝廷定賞以寔嘗與溫謀自白身授朝奉郎一如革言

### 仙桃變人首

余妻之祖父朝議君馬餘慶元祐末爲巴郡守遣健步王信者持書至都始出郡城數十里道傍顧見二道士野酌食桃甚大信亦休其仄因乞之道士以殘桃與之信聲喏而食之道士復探懷取一大如孟者授之信益喜跪謝引裾裹桃而行未數里探桃將食則一人首也血漬殷然卽驚懼急投之澗水疾走還郡狀若狂人見人卽作怖畏狀口稱怖人怖人而不食不飲郡守呼之徐問其

故既語所遇卽復奔逸狂言因使以病告而縱之後蜀中時有見之者

聖和尚前知

汴渠第五鋪有異僧衆名之聖和尚時語人禍福扣之則不復道也熙寧初余伯父朝奉君與先博士君同章申公詣闕時申公改官未久先博士未第也申公所在喜訪異人至鋪具飯遇僧過門卽延之入座熟視先君曰福人福人宰相是你手裏出已而回視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視伯父獨無言旣去先君戲申公曰承天一柱判斷山河則當是正拜之徵然一柱爲何申公曰我作宰相更容兩人也後果如其言而先君宰相之出獨未有徵驗云

張道人異事

張道人福州福清人生以樵採爲給一日樵歸於山道遇二道人對碁弛擔就觀碁者忽顧之而語曰子頗憶與吾二人同學之勤

否我亦以子沈滯人間未能遠引也今子困躓亦已至矣復能從我竟學乎張忽醒然悟解通知宿命且語之曰我安能從爾學神仙也我將學大乘法爲浮圖氏不久吾師至矣基者問子師爲誰曰今敕住秀州崇德福嚴寺真覺大師志濟是也卽負樵還家翌日入城市以相字爲名而言人禍福率皆如見歲餘黃八座裳自明守移鎮至郡實攜志濟而來張卽投之祝髮郡人但以道人呼之每擇佛宇敝壞者輒入居之不俟遣化而施者雲集至鼎新而遷他所福人甚欽敬之一夕郡城火自郡將監司而下環視無策或有言何不呼張道人也郡官曰張道人何知鬱攸之事而須呼之也旣而火迫郡署至取郡額投火以從厭勝之說其烈愈熾不得已使召之應呼而至卽長揖郡官曰俱面火致敬同音誦心火滅凡火滅六字張乃攜瓶水上履層簷騰蹕如飛亦大稱誦六字水所過處火不復延須臾遂止今尙存所傳異事不止此也

雀歛蛇蟹之異

戒殺之事得於傳聞者甚衆目視五事不可不記爲後人之戒也富陽春明村趙二以網捕爲業年五十臥病踰年艱餓備至求死者屢矣一日覺頭痒不可堪忍爬搔之極至指甲流血乃取梳齒痛憂終不快意遂呼其婦搗髮搖頭痒似少止頃之復甚則以手助力提捽遂致腦脫落而腦間雀嘴叢啞不知其數隣里環觀助其誦佛懺罪以覲速死兩日始遂氣絕錢塘北郭呂五以炙鰕鰻爲給而鰕至難死每以一大斛置鰕滿中投以鹽醢聽其咀啖至困然後始加刀炙云令鹽醢之味漬入骨中則肉酥而味美以故市之者衆不數年呂五得疾但覺胸腹間燥渴不勝飲水不快而口復念鹽醢爲味以孟置床時時飲之且言焦也與翻過著令家人轉仄其體日夜數十番至體肉消潰腸胃流迸而卒湖州膾匠嚴進忽得狂疾曝日城壁下自嚙其指至十指皆盡血流被體

號呼而終蘇州薛氏小兒年十三探鵲雛於木杪不知先有大蛇  
啖雛巢中兒始驚視張口則蛇徑投兒口與兒俱墮木下人救之  
則蛇食兒心與蛇俱死矣河朔雄霸與滄棣皆邊溘灤霜蟹當時  
不論錢也每歲諸郡公廚糟淹分給郡僚與轉餉中都貴人無慮  
殺數十萬命余寮壻李公慎供奉侍其季父守雄州會客具飯始  
啟一藏甕大蟹滿中皆已通熟可啖而上有一巨螯肌體爲糟漿  
浸漬亦已透黃而罌索甕面往來不可執衆客驚異徐出而縱之  
灤中用以戒殺者甚衆

牛王宮餽飯

陶安世云張覲鈴轄家人嘗夢爲人追至一所仰視榜額金書大  
字云牛王之宮既入見其先姨母驚愕而至云我以生前嗜牛復  
多殺今此受苦未竟所苦者日食餽飯一升耳始語次卽有牛首  
人持飯至視之皆小鐵蒺藜其大如麥粒而鋒鋞甚利飯始入咽

則轉次而下痛貫腸胃徐覺臂體間燥痒卽以手爪爬搔至於痒極血肉隨爪而下淋漓被體牛首人則取鐵杷助之至體骨現露饑飯盡出一呼其名則形體復舊家人視之恐怖欲逃牛首人卽呼持之曰汝亦嘗食此肉四兩今當食飯二合而去號呼求解不可得卽張口承飯飯纔下咽則痛楚不勝宛轉之次忽復夢覺頰舌皆腫不能卽語至翌日始能言因述其夢云

殯柩者役於伽藍

余馬嫂之季父承奉郎察字彥明錢塘人赴調至山陽感時疾而終婦家卽山陽李氏也遺孤始十歲未克扶護歸耐先隴因權厝城北水陸寺凡十五年其母金華君終始獲從葬其子初至啟殯致夢其子曰我自旅殯此寺卽爲伽藍神拘役至今未得生路今獲歸掩真宅始神魄自如而轉生有期矣又丹陽方可大言建中靖國間有時相夫人終于相府未獲護葬還里權厝城外普濟寺

忽見夢於其門人云爲語我家我日夕苦於伽藍神之役得速歸  
瘞則免此矣門人請曰夫人而見役何也夫人曰我生享國封不  
爲不尊而死亦鬼耳況以遺骸滓穢佛界之地得不大譴罪而姑  
役使之亦幸矣二事適相類者則知精廬所在在人則以爲託之  
閨寂聞鐘梵之聲可資亡者依向之福必不慮因循失葬明則致  
羈魂之尤幽則苦護神之役反俾亡者不安不得不爲戒也

魚菜齋僧

吳興閭村沈氏子嘗具舟載往平江中道有僧求附舟尾生因容  
之行十餘里生晨炊僧求飯遂分共之且謂僧曰適與舟人羹魚  
爲饌無物爲盤羞不罪也僧曰無問魚與菜施當在子心耳生意  
僧欲得羹因分餉之食竟僧謂生曰汝量出數金爲襯施生曰食  
魚而須襯施非余所當獻也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施耳生復  
意其欲金量與襯僧問生齋僧一員欲何所獻生曰食魚非齋何



獻之有僧曰無問魚與菜在汝心獻耳生不得已戲謂之曰請獻  
蘭村大王僧遂合爪祝獻既行數里登岸而去明年正月生與社  
人祭神廟中神降於稠人中謝生曰去歲深承輟飯齋僧而無心  
布施得福最多以是一僧之故我甚增威力生已忘前事神人謂  
生曰汝至某村有僧附舟汝以魚飯之次有惡獸欲截汝舟我時  
已陰護之矣生始記憶因語其詳於社人云

挽經牛

裴亞卿言紹興九年湖州普安院尼沈大師者聞吳江縣潘氏兄  
弟析居而家有華嚴經一部惜不忍分試往求之衆議皆允而尼  
請歸具香花及舟載迎取潘老謂尼曰爾往則恐有中變者我今  
并具小舟假汝載往如何尼欣然更過所望經既登舟而歲適大  
旱川港乾涸不能寸進翁曰我更假汝一牛挽引而前也經既至  
院牛船還家公中夜忽語其媪曰吾之捨經得供養矣而吾牛可

虛也媪問之云我適夢牛而人言曰謝公數年豢養之力又承公遣以挽經之功今得脫此畜身徑生安樂處感德無窮也亟往視之牛已死矣

蝻蚌黑鯉見夢

餘杭尉范達夜夢介冑而拜于庭者七人云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有人以蝻蚌七枚爲獻因遣人縱之于江編修元時敏夜夢頂星冠而見謁者九人且稽首祈命其詞甚哀元雖異之而了不知其由曉起經廚間正見以盤覆一大盆啟視之乃黑鯉九枚潑刺盆中因舉盆放之而記其事

懸豕首作人語

秀州東城居民章十二者於其莊居豕豢豕數百散市杭秀間數歲矣建炎初因幹至杭過肉案見懸一豕首顧之而人言曰章十二

我等償汝債亦足矣從者亦聞其言章愕然悔過還家盡毀園牢  
取所存豕市之得錢數千緡散作佛事及印造經文冀與羣豕求  
免輪迴刀刃之苦知者謂章善補過矣



春渚紀聞卷第四

韓青老農何 蘧 撰

雜記

宗威愍政事

宗尹汝霖其遇事雖用權智而濟難於談笑之間士大夫多能道之建中靖國間爲文登令同年青州教授黃策上書自姑蘇編置文登州遣牙校押赴貶所過縣而黃適感寒疾不能前進牙校督行雖加厚賂祈爲一日之留堅不可得不得已使人致殷勤於公公卽具供帳於行館及命醫診候至調理安完而了不知牙校所在密訊其從行者云自至縣卽爲縣之胥魁約飲於營妓而以次胥史日更主席此校嗜酒而貪色至今不肯出戶屢迫促之乃始同進金寇犯闕鑾輿南幸賊退以公尹開封初至而物價騰貴至

有十倍於前者郡人病之公謂參佐曰此易事耳都人率以食飲爲先當治其所先則所緩者不憂不平也密使人問米麪之直且市之計其直與前此太平時初無甚增乃呼庖人取麪令准市肆籠餅大小爲之及取糯米一斛令監庫使臣如市酤醞酒各估其值而籠餅枚六錢酒每角七十足出勘市價則餅二十酒二百也公先呼作坊餅師至訊之曰自我爲舉子時來往京師今三十年矣籠餅枚七錢而今二十何也豈麥價高倍乎餅師曰自都城離亂以來米麥起落初無定價因襲至此某不能違衆獨減使賤市也公卽出兵廚所作餅示之且語之曰此餅與汝所市重輕一等而我以日下市直會計新麪工直之費枚止六錢若市八錢則已有兩錢之息今爲將出令止作八錢敢擅增此價而市者罪應處斬且借汝頭以行吾令也卽斬以徇明日餅價仍舊亦無敢閉肆者次日呼賈撲正店任修武至訊之曰今都城糯價不增而酒值

三倍何也任恐悚以對曰某等開張承業欲罷不能而都城自賊馬已來外居宗室及權貴親屬私釀至多不如是無以輸納官麴之直工役油燭之費也公曰我爲汝盡禁私釀汝減直百錢亦有利入乎任扣額曰若爾則飲者俱集多中取息足辦輸役之費公熟視久之曰且寄汝頭頸上出率汝曹卽換招榜一角止作百錢足不患乎私醞之攬奪也明日出令敢有私造酒麴者捕至不問多寡並行處斬於是傾糟破觚者不勝其數數日之間酒與餅直旣並復舊其它物價不令而次第自減旣不傷市人而商旅四集兵民懽呼稱爲神明之政時杜充守北京號南宗北杜云

膠竊取虎

忻代种氏子弟每會集講武多以奇勝爲能一夕步月莊居有莊戶迎白曰數夕來每有一虎至麥場軟藁閒羆袞取快移時而去宜徐往也從者有言請付我一矢當立斃以獻其一子弟在後笑

謂羣從曰我不煩一矢之遺當以膠竊取之如黏飛雀之易也衆責其誇言曰請醵錢五千具飯會若不如所言我當獨出此錢也衆許之而還翌晨集莊戶散置膠竊至暮得斗餘盡令塗場間麥稈上并繫羊以餌之共同其旁至月色穿林果有徐行安尾而至者遇繫羊攫而食之意若飽適卽顧麥場轉舒其體數轉之後膠稈叢身牢不可脫至於尾足頭目矇暗無視體間如被錮束畜性剛烈大不能堪於是伏地大吼騰躍而起幾至丈許已而屹立不動久之衆合噪前視之則立死矣

### 銅章異事

青社土軍高閻耕地得古銅印文曰宣州觀察使印卽謹藏之不以示人後金寇犯闕高統勤王之師屢立戰功遂除察使如印章云每有移文卽借用此章又承務郎王淵洛陽人鎖試赴省過黃河灘因憩所乘藍輿渡口輿脚小兀旁拾塊土就支輿而土破中



得一銅章視之乃其姓名也

### 死馬醫

有名士爲泗倅者臥病既久其子不慧郡有大醫生楊介名醫也適自都下還衆令其子謁之且約介就居第診視介亦謙退謂之曰聞尊君服藥且更數醫矣豈小人能盡其藝耶其子曰大人疾勢雖淹久幸左右一顧且作死馬醫也聞者無不絕倒

### 鹽龍

蕭注從狄殿前之破蠻洞也收其寶物珍異得一龍長尺餘云是鹽龍蠻人所豢也藉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筋撫海鹽飲之每鱗甲中出鹽則收取用酒送一錢匕專主興陽而前此无說者何也後因蔡元度就其體舐鹽而龍死其家以鹽封其遺體三數日用亦大有力後聞此龍歸蔡元長家云

### 宿生盲報

於潛主簿沈純良字忠老余從兄之壻也初兄之子許歸內兄黃  
陞有年矣繼而黃被薦中禮部選以書約唱第後成禮女一夕得  
目疾便不分明醫視之云目睛已破不可療也卽以疾報黃乞罷  
婚而黃云昔許我固無恙人也我豈以一第而黜盲妻也後竟不  
敢違其母兄之命因循告罷女年齒浸長謀與披帶入道不復有  
適人之議也然端麗明悟不知者以爲無病人也余兄弟寓居烏  
墩與忠老遊愛其和易多學忠老諸兄各宦遊相遠亦欲相依爲  
生願得盲女爲家旣成婚數日忠老夢至一官居兩廡皆囚繫人  
也忠老方顧視之次忽見有緋衣人昇廳事據案而坐者羣吏庭  
集聲喏而退緋衣者遽呼市物人怒其物不至使杖之其人應言  
不順怒益甚亟呼左右取束藁周其身以火薰灼其目忠老視之  
忽若微笑者旁一人謂忠老曰子視此不加惻然更復嬉笑以助  
其怒心此緋衣人乃子今日之妻也語竟而覺忠老遽以所夢語

盲妻曰異哉冥報之事不爲誣也汝以一怒之熾至於火灼人目遂獲半生無目之報我一笑之緣不免今日有盲妻之累且一笑一怒之失其報如此況夫妻以樂禍爲心而積惡如陵京者哉豈不爲它生之慮耶

馬武復得妻

陶節夫爲定帥而本州駐泊都監馬武官期踰年始至既交割參府公退衙至屏後而侍人高姐者就收袍帶涕泗交頤公訝而訊之云適參府都監某之本夫也公愕然問其故乃言馬歷官并相失之詳公頷之明日具酒肴獨約馬將會書按書字閣中三爵之後

徐謂馬曰公之官之期何爲稽緩爾耶馬離席隕涕曰某去春携

家京師因與家人輩至大內前觀燈稠人中忽與老妻相失求訪

不獲因循幾年迫於貧乏不免攜挈按挈當就祿無它故也公卽呼

取大金卮注酒滿中揖馬而笑謂之曰能盡此卮當有好事相聞

飲訖語馬曰天下事有出於非意而適然相遇如此賢閣縣君於  
睽索中適某過澶州得之逆旅間了不言其所自也昨日窺屏見  
公且語其詳某適已令具兜乘護歸將司矣馬始驚喜次而軍校  
聲喏云已送駐泊宅眷歸衙訖一郡驚嗟共嘆其異也

僧淨元救海毀

錢塘楊村法輪寺僧淨元年三十通經祝髮卽爲禪比丘遍參明  
目得法之後歸隱舊廬人不之異也政和癸巳海岸崩毀浸壞民  
居自仁和之白石至鹽官上管百有餘里朝廷遣道士鎮以鐵符  
及大築堤防且建神祠以禳禦之毀益不支至紹興癸丑師忽謂  
衆曰我釋迦文佛歷劫以來救護有情捐棄軀命初無少靳而吾  
何敢愛此微塵幻妄坐視衆苦而不赴救卽起禪定振履經行視  
海毀最甚處至于蜀山時六月五日也從而觀者數百人而海風  
激濤噴湧山立師將褰衣而前衆爭挽引且請偈言以示後來師

笑之曰萬法在心底須言句我不能世俗書亦姑從汝請耳卽高舉曰我捨世間如夢衆人須我作頌頌卽語言邊事了取自家眞夢又曰世間人心易了只爲人多不曉了卽皎在目前未了千般學道頌畢舉手謝衆踴身沉海衆視驚呼至有頓足涕流者謂卽葬魚腹矣移時風止海波如鏡遙見師端坐海面如有物拱戴者順流而來直抵崩岸爭前挽掖而上視師衣履不濡也逮視岸側有數大鯉叩首久之沉波而去卽揚聲謂衆曰自此海毀無患也不旬日大風漲沙悉還故地蜀山之民深德之卽共營庵居留事之至紹興乙卯四月八日忽集衆說偈告寂曰會得祖師眞妙訣無得無物又無說喝散烏雲千萬重一點靈心明皎潔咄安坐而化

受杖准地獄

杭州寶藏寺主藏僧志詮其所得施財無毫髮侵用也偶寺僧有

謂詮曰子所積施貸我十千後當以三千爲息歸子拒之不獲卽如數付之數月果以十三千償詮曰三千之息非常住物因以爲香燭之費而常蓄一貓甚馴起居之間未常輒相捨也後貓死詮晝夢至一官居有金紫人出迎執禮甚恭如舊相識詮回語之曰弟子今此何所職掌且於老僧有何緣契而勤勤若此也金紫人曰某前身有過合受畜身而經爲貓償報旣盡以宿性直剛今得爲冥官方爲貓時蒙師六年愛育之恩每思有以報効今日召師之來蓋有說也師前受寺僧貸藏施錢三千之息雖用爲佛供利歸一已是亦准盜法當受地獄一劫之苦更作無量功德不可免也詮因求哀金紫人曰某亦常爲師參問比折之報只有於世間受十三杖之苦可代此外無策也語訖夢覺詮卽私念曰我幸主藏之久頗爲僧俗所敬若一受杖責何面目於叢林也當作苦行以規救免於是盡捨衣鉢爲佛僧供及躬修長懺甚自刻苦歲

餘會錢塘縣官攜家累入寺僧適盡赴供無一人迎門者縣官已懷怒心始登方丈而足爲貓糞所污意大憤躁從者徑於懺堂摔志詮而出云此住持僧也怠於却掃故此避匿耳詮亦不測其由應對不順卽呼五百杖之十三而去詮始悟前夢不復介意而常戒其徒不可以常住之物爲已用者如此云

古道者披胸然臂

錢塘淨慈寺古道者主供侍病僧寮一日病僧有告之曰我病少愈念少鳧血爲味汝能爲我密致之幸甚至暮夜袖血餉僧食之美甚一二日復多以金付之再有所須同寮僧雖窺道者於隙處披其胸取漆孟以利刃刺心血覆孟其上解衣帶纏遶久之開視孟中血凝矣卽以葱醢依前法製之以進病僧僧雖大駭出以所見語其徒且告病僧皆大驚異後堂頭闕人府請明老住持明辭之堅甚至東坡先生以簡督之尙未之許道者聞之曰須我一行

耳時明老出寓北山昭慶寺道者卽以油布裹手及臂至前禮請曰道者請然此手以爲和尚導卽跪膝然火了不變色然至手腕明老卽命駕從之觀者雲集莫不咨嗟駭異至有流涕者逮至明老安息方丈始稱謝而退然至半臂矣

### 花木神井泉監

建安黃正之之兄行之客寄桐廬方臘之亂爲賊所害賊平正之素奉天師道卽集道侶與邑人啟建黃籙道場追薦殺賊之衆俱有報應而正之特夢其兄告之曰我以罵賊不屈而死上帝見賞已補仙職矣汝無憂也凡世人至忠至孝及貞廉之士與夫有一善可錄者死有所補授如花木之神井泉之監不可不知也

### 磨刀勸婦

裴亞卿言爲童稚時侍其祖母文安君聞語居宣城之日隣有俗子忘其姓名娶婦甚都而悍於事姑每夫外歸必泣訴其凌虐之



苦夫常默然一夕於燈下出利刃示其婦婦曰將安用此夫好謂之曰我每見汝訴我以汝姑之不容我與汝持此去之如何婦曰心所願也夫曰今則未也汝且更與我謹事之一月令汝之勤至而俾姑之虐暴四鄰皆知其曲然後我與汝可密行其事人各快其死亦不深窮暴死之由也婦如其言於是怡顏柔語晨夕供侍及市珍鮮以進飲饌姑不知其然卽前撫接頓加和悅幾月矣復乘酒取刃玩於燈下其氣憤憤呼其婦語之曰汝姑日來於汝若何曰日來視我非前日比也又一月復扣刃問之婦卽懼然曰姑今於我情好倍加前日之事慎不可作也再三言之夫徐握刃怒視之曰汝見世間有夫殺婦者乎曰有之復見有子殺母者乎曰未聞也夫曰人之生也以孝養爲先父母之恩殺身莫報及長而娶婦正爲承奉舅姑以長子息耳汝歸我家我每察汝恃少容色不能承順我母乃反令我爲此大逆天地神明其容之乎我造此

刃實要斷汝之首以快我母之心姑貸汝兩月使汝改過怡顏盡爲婦之道於我母待汝之心知曲不在母而安受我刃也其婦戰懼淚如傾兩拜于牀下曰幸恕我此死我當畢此生前承順汝母常如今日不敢更有少懈也久之乃許其後婦姑交睦播於親黨有密知此事者因竊語之聞者皆謂此雖俗子而善於調御轉惡爲良雖士君子有不能處者矣

### 紫姑大書字

政和二年襄邑民因上元請紫姑神爲戲既書紙間其字徑丈或問之曰汝更能大書否卽書曰請連黏裏表二百蝠當爲作一福字或曰紙易耳安得許大筆也曰請用麻皮十斤縛作令徑二尺許墨漿以大器貯備濡染也諸好事因集紙筆就一富人麥場鋪展衆觀神至書云請一人繫筆于項其人不覺身之騰踔往來場間須臾字成端麗如顏書復取小筆書于紙角云持往宣德門賣

錢五百貫文既而縣以妖捕羣集之人大府聞之取就鞠治訖無他狀卽具奏知有旨令就後苑再書驗之上皇爲幸苑中臨視乃書一慶字與前書福字大小相稱字體亦同上皇大奇之因令於襄邑擇地建祠歲祀之

夢鱠

吳興溪魚之美冠於他郡而郡人會集必以斫鱠爲勤其操刀者名之鱠匠沈忠老言其外祖丁學士君雖湖人而生平不喜食鱠一日忽夢登對已而少休殿廡間傳言以鱠縷一盤爲賜食之美甚旣覺忽念其味會鄉人有以鮮鯉餉其子者卽取具鱠舉筯而盡自後日進一器歲餘復夢登對賜鱠如初食訖而寤但聞腥氣逆鼻遂不復食至終身云

謔魚

姑蘇李章敏於調戲偶赴鄰人小集主人者雖富而素鄙會次章

適坐其傍既進饌章視主人之前一煎鮭特大於衆客者章卽請於主人曰章與主人俱蘇人也每見人書蘇字不同其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在右邊者是也主人曰古人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指搗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如何一座輟飯而笑終席乃已

龔正言持鉢巡堂

龔彥和正言自貶所歸衛城縣寓居一禪林日持鉢隨堂供暇日偶過庫司見僧難具湯餅問其故云具殿院晚間藥食龔自此不復晚演云

繪像答語

毗陵胡門下宗回夫人錢塘關氏女數歲時晨起致敬尊長前而壁間有天妃像家人戲指之曰此亦可致禮夫人卽前斂躬起居忽若卷子有云夫人萬福之應者左右皆聞驚異既長果歸胡氏

卒享翬翟之榮關仲子云

花月之神

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女二族稱其韶麗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既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遠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爲花月之神建安張端公伯玉始生而鬼哭於家三日而止既死鬼嘯于梁至大斂始寂然蓋其母初禱子于郡之黎山王廟夢神指其旁鬼官與之二家俱余姻家也得之不誣

施妳婆

湖州烏墩鎮沈氏婢其鄰里呼之施妳婆者年六十餘鬢兩髻明其尙處子也年二十爲沈氏婢會大疫主公主母繼亡獨餘二女子各十數歲無旁親可依爲生施卽備春旁舍或織草履與縫紉

春澤卷四  
之事得錢以給二女且教護之至於長大擇良爲配更爲撫抱其子盡力奴事鎮人皆知敬愛之每大家出遊則假守舍餘物滿前一毫不移也至今尙在

孫家呂媪

湖州孫略教授家婢名呂媪者服勤孫氏有年矣性謹樸無它能但常日晨起就廚中取食器潔之聚所棄餘粒間有落溝渠者亦拾取淘濯再於釜中或加五味煮食之未嘗一日廢也年七十餘一日微疾卽告其家人曰爲我髡髮著五戒衣我將去矣家人從之因起以左手結印而化家人遂龕置開元寺中觀者踰月了無穢氣而髮漸生因與剃之後一月一剃